

金瓶梅大結局

——續金瓶梅

〔清〕紫陽道人
寧夏人民出版社

下冊

金瓶梅·大結局

——续金瓶梅

(下)

李仁 苏云部点校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能自明。心里一上一下，真如春杵相似。后人有关诗赞严生正大不苟处：

暗室欺心有鬼神，功名原不付淫人。

青蝇未可污全璧，明镜岂容点片尘。

慧剑谁能除妄想，欲河常见陷迷津。

鸡鸣风雨沉沉夜，才信光明大法轮。

却说这金桂见秀才去了，只在床上倚枕而卧，春心如火，欲水如浇。还指望他去去就来，起来把灯一口吹灭了。今番回来，一把拿住他，定不肯轻轻放空，怕他向人前卖风，可不有名无实了！等到半夜，大雨不止，直到天将五更，雨中鸡叫了三遍，无奈何走下床来，只见秀才被窝里不知是雨是水，险不湿透。自己道：有缘千里来相会，无缘对面不相逢。娇娇细细的唱了一个词名《锁南枝》：

思罢了想，想罢了焦，现成成的人儿哪里去了！薄命人，闪得俺没着落。俺也曾潜窥灯光，俺也曾摇动花稍，痴冤家笑也不笑一笑，俺又不是吃人的狐精，俺又不是杀人的飞刀，见了俺唬得心窝跳。拿住你怎肯干休，好歹要凤友鸾交，只落得手儿里捏着花心叫。

这里金桂回房不题。那知道风雨深夜，正是鬼神出没时候，那半空中夜游神和雷公、电母、风伯、雨师各样神灵，看得明明白白，夸道：“好个严秀才！真正见色不迷”。一点队鹭，一宅之内灶君五道，一坊之内土地神祇，次日奏知城隍，申报阴德司去讫。后来中了金朝状元，在后案不题。

却说严秀才在韦驮殿下，坐到天明，雨略住了，才叫了福清师徒去看看，破墙倒了，书房门首见一双小脚踪儿，

在泥里走得横三竖四。他心中自明，口里不好讲得。那福清姑子也有些疑惑，说严秀才书房如何有妇人脚踪？各人怀心，都不言语。看了破墙和李奶奶家通成一处，甚不方便。等天晴了，叫几个闲汉来快砌起来，省得两下不便。这严秀才趁此机会，就把那书桌床帐，一时间叫人都搬回家去了。只说是屋破难存，把淫奔之事一字不肯提起，恐坏了人家闺门，失之刻薄，又恐此女所求不遂，不是悬梁就是投井，连人命也是有的。因此默默无言，别去寻师取友读书去了。

晁文元公尝作“七审”以代“三省”。焉陵韩秋岩拈出警人：

第一审，妄念能息否？

第二审，外缘能简否？

第二审，触境能不动否？

第四审，语言能不妄否？

第五审，黑白能分别否？

第六审，梦境能不乱否？

第七审，方寸中能自乐否？

大凡学者须从“不其屋漏”四字打得过，才是个丈夫，又说甚么成仙成佛。今把这淫女私奔，志士避色一段公案，说到佛灯现彩，不是做书的敷衍空谈。当初阿难被摩登淫女所迷，以淫躬抚摩，险不破了戒体，被佛眼一观，才得解救。这金桂是潘金莲托生，还来造此恶业，只为一点淫根不能斩断。因此，今日为女，还是那葡萄架下的前身，翡翠轩中习气，引诱书童的见识，勾搭经济的行藏，改了身子改不了心。这严秀才一个正人君子，天生的玉洁冰清，一

块无瑕白玉，哪肯受此点污。因此走入韦驮殿前，佛灯忽然放出光明来，就如那佛教阿难时，天眼一观，那些邪魔自然消灭。今日这光不是琉璃光，又不是韦驮的光，也不是如来佛的牟尼光。这光从何来？就是秀才一点良心放出智慧光、义勇光、仁慈光、大力光，就是佛经上说的那光明藏。以我的光对了佛光，因此佛光而成我光，把一片淫邪变作琉璃光明世界。也不见佛，也不见我，那得有那金桂淫女，总化成一尊金光明佛。如此不可思议，才了得这一段为淫女说法，贞士传宗的公案。此是做《续金瓶梅》的主意。后来，金桂的淫孽自然灾祸难逃，志士的清白自然功名大起。且听下回分解。

正法品 第三十四回

排善良重立党人碑 杀忠贤再失河南地

《圆觉经》曰：

一切众生，种种幻化，皆如来圆觉妙心。犹如空花从空而有，幻花虽灭，空性不坏。众生幻心，还依幻灭，诸幻尽灭，觉心不动，真妄动源，初无二体。倘得实心，即妄皆真，触处融通，随机解脱。

单说人心原号太虚，生来没有一点障碍的，能将太虚心不受那欲心、邪心、妒忌心、执着心、狡猾心、贪爱心、怒杀心，种种解脱，自然成佛成圣。今按《太上感应篇》中说，阴贼良善，暗侮君亲，贬正排贤，妄逐朋党，分明说在朝廷。有位君子做《金瓶梅》因果，只好在闺房中言语，提醒那淫邪的男女，如何说到缙绅君子上去？不知天下的风俗，有这贞女义夫，毕竟是朝廷的纪纲，用那端人正士。有了纪纲，才有了风俗；有了道义，才有了纪纲；有了风俗，才有了治乱。一层层说到根本上去，叫看书的人知道，这淫风恶俗，从士大夫阴邪妒忌中生来，造出不阴不阳的劫运，自然把“礼义廉耻”四个字，一齐抹倒。没有廉耻，又说甚么金瓶梅三个妇女？即如西门庆不过一光棍，几个娼妇，有何关系风俗？看到蔡太师受贿推升，白白的做了

提刑千户；又有那蔡状元、宋御史因财纳交，全无官体。自然要纲纪凌夷，国有丧灭，以致金人内犯，二帝北迁。善读《金瓶梅》的，要看到天下士大夫都有了学西门大官人的心，天下妇人都要学金瓶梅的样，人心哪得不坏，天下那得不亡！所以讲道学，要看圣人著经的主意，因此前二回讲了淫女丑状，今只说正论一番，使正人君子知我做书的不是邪说。

单表这宋高宗南渡，建炎三年，立了汪国彦、黄潜善为相。因见高宗惧怯金兵，力主和议，恐建康只隔一江，不能自守，要走到杭州建都，改名临安，不日渡江南去。那些文官李纲、张浚、赵鼎、张所，武将岳飞、韩世忠、刘琦、吴玠等，苦苦上疏，劝留北方，恢复旧地，俱为汪、黄所阻。因恐这些大臣们不服，就上了一本，重修神宗、哲宗实录，把那元祐党人碑从新印行天下，把王安石、蔡京、章惇、吕惠卿一班奸臣说是君子，把司马光、苏轼、程颐、刘摯等一班指为党人。凡系党人俱是黑字，凡系奸人俱用朱字。就说李纲等一起忠臣是沽名钓誉，专权误国。因与金人讲和，把李纲练就兵马，钱粮尽行停止，谪贬往江西去了。凡系讲恢复的，指为党人，一切不用。把王安石的新书，颁行天下，依旧配享圣庙。那些王安石、蔡京门下小人渐渐出来用事，着谏官上了一本，将谪贬的、正法的这些奸臣们，一个个追封的、加谥法的、复职的，谓之讲和。又可笑这些邪人们也不讲朝廷军机大事，也不管金兵将到江北，依旧这个一本，那个一本，某人该封荫子孙，某人该加赠某官，终日在朝内，昼夜讲修恩怨，各立门户起来，彼此拜贺，日日挂匾送屏，忙个不了。又用了许多新人充

京营都督等官，各领札付，并无衙门兵马，真是一张告身，不能博得一醉，大家上下胡混。这些为国家的正人，明知无益，也就退位藏身，一凭汪、黄二人主张便了。古人说：这个党字，贻害国家，牢不可破，自东汉、唐、宋以来，皆受门户二字之祸，比叛臣、阉宦、敌国，外患更是厉害不同。即如一株好树，就是斧斤水火，还有遗漏苟免的，或是在深山穷谷，散材无用，可以偷生。如要树里自生出个蠹虫来，那虫藏在树心里，自稍吃到根，又自根吃到稍，把树的津液昼夜吃枯，其根不伐自倒，谓之蠹虫食树，树枯而蠹死，奸臣蠹国，国灭而奸亡。总因着个党字，指曲为直，指直为曲，为大乱阴阳根本。这个党字，也是圣人说过的，只是党有邪正，自然分了恩仇。君子说小人是党，小人也说君子是党。那孔子也说道：吾党之小子狂简。又说：吾党有直躬者。人之过也各于其党，君子群而不党。先从东汉说起，先有一班君子陈寔、荀淑、李膺、陈蕃、窦武、黄琼、刘宠、范滂、郭泰等，俱是一时大贤，只因群贤附和太众，互相夸奖，成了风气。每一会葬，常有七八千人。编出个口号来，明三君、八俊、八顾、八厨、八及之号。那时见宦官专权，群贤匡扶汉室，剪除了几个宦官。后来十常侍专政，奏说大臣钩党非毁朝政，把这些范滂一等贤人君子，捕的捕，杀的杀，株连钩党，不下千家。到了灵帝，黄巾贼起，钩党不绝。因何进要全诛宦官，借兵边外诸侯。董卓、曹操进来，乘乱才亡了汉家天下。这是第一个党字，丧了汉朝。到了唐宪宗时，朝内李吉甫与李绛各有朋党，后来李宗闵对策，每每讥刺李吉甫，至吉甫之子李德裕进位宰相，遂修恩怨，因降了吐蕃，牛僧孺忌德裕有功，上了

一本，说待四夷以信，不可怕吐蕃的降将，遂还与吐蕃，分裂而死。因此两相水火，叫做牛李之党，藩镇分权，唐室衰微，李德裕、李宗闵党祸不解，因此说：“去河北贼易，去朝中党难。”后来朱温篡位，白马清流，杀了士大夫千余人；只为这党字，到了宋神宗朝，正人君子不少，元祐年间，又立起党人碑来，王安石、蔡京为首，把司马光一班正人贬尽杀尽，才有了金人之祸。真到高宗南渡，还有这个党的根在人心里。只因士大夫做秀才时，便自依门假托，认了各家门户，所以到做官时，全不为朝廷，只以报复为主。这个党字，可不是累朝的祸根！到了高宗建炎五年，宗泽守汴梁，死后，曲端为大将，守着宗无帅的规矩，略有进取恢复的光景。不料张浚听信汪、黄之言，说曲端糜费了国家钱粮，久不进兵，把曲端一个忠臣贤将斩了。这些旧时招抚的王善一班名将，一时尽行散去。那些各营人马，逃的逃，叛的叛，屯田的也不屯田的，守堡的也不守了。数年苦心收拾的残局，一朝而尽。用了一个不清浑的杜充，系汪、黄门下，来顶曲端的缺。一到了汴梁，先把军兵的月饷剋减了一半，又要加派钱粮，使百姓养马助饷，弄了一个稀烂的。后来因宗泽、曲端尽忠而死，有诗曰：

自古孤忠独立难，谁能一手障危澜。
女娲俗补天仍破，精卫空衔海未干。
杨柳风轻争向暖，松杉冰冷不知寒。
拍床呼渡终何益，父老伤心血化丹。

却说这金营里兀朮四太子、斡离不、粘没渴等，只因宗泽守住汴京，河上立下营寨战车，件件有法，又且足智多谋，几番河上大战，金人大小败了十三阵，不敢再过河

来，只在山东地主侵掠，攻取了许多府县。刘豫是济南府知府，原是一个生员，为行检革了前程，在京援例做了监生，乘着大乱，先钻营了一个知县。到了徽、钦北去，中国无官，就谋干了济南知府。原是无耻的小人，见金兀朮兵到营里得宠的个材官鞑子名唤刘安，原是他叔伯兄弟，自那年金兵入关掳去了。如今做个小材官，在兀朮左右。把刘豫的本领、投北的诚款，细细在兀朮面前帮衬他。有一日，兀朮传进刘知府，要问取汴梁之策。刘豫忙跪下禀说：“天兵一到，山东不战而降，已知天意了。这汴梁已在掌中。今闻宗泽已死，曲端被张浚杀了。除此二人，南朝再没有可以守河南的人，正好乘机暗取，攻其无备，可不战而得。只是一件，不愁汴京难得，只怕汴京难守。这汴梁虽系残破，原是历代帝王建都之地，又接连太行山寨，千里不绝，还有百万人民。如不得一个中国之人在此屯守，只以杀伐为威，这些三河的豪杰，一面顺了，一面又反。金朝兵马虽强，时去时来，又要专力图取江南，得了汴梁如不能守，反为心腹之病。首尾不顾，把金朝人马隔做两截，腹背受敌，大为不便。毕竟以中国人治中国，立做金朝行宫，存下一支大兵，方可长久，是为万全之计。”兀朮大喜，就即时上了金主一本，使刘豫暂署河南，封他为齐王。即领粘没喝人马袭取河南，刻期渡河，有诗单说汉人可笑：

莫道生为草莽臣，受恩深处结成亲。

宋人学得金人语，还替金人骂宋人。

又：

破般渡海不同心，宋失中原反为金。

自古舟中多敌国，一家人害一家人。

话说刘豫领兵袭取汴梁，恰遇着宋朝刻印元祐党人碑的时节，把一班忠臣良将人人解体，个个离心。汪、黄二人专以逢迎皇上，要日日南奔。这些将士，有忠义的专以志在恢复，想日日北伐。后来把赵鼎、张浚一班人，或是谪贬远州，或是调任闲地。这些忠良武将岳飞、吴璘等分往各路，全不把汴梁在意，一似全全舍了河北与金人，免他来争这江南一块土的一般。早有人将南朝信息打报与金营，兀尤知道汴河无人镇守，武备懈弛，金粘没喝原得过东京，掳徽、钦北去，走过几番熟路，不消用向导的，指日从燕京大兵十万，明说是攻江南，却暗地里改路，昼夜兼行，一日夜走三百里，到了汴河，如入无人之境。原是金兵杀破胆的，又因宗元帅亡后，兵马钱粮一概废弛，谁敢来与金兵为敌。连夜过河，早到汴梁城下，这些城里城外百姓妇女们抛家弃子，也有往山里逃的，也有往城里躲的。总是在城的要求出城，在外的却又要求进城。这村里往那村里躲，那村里又往这村里躲。母哭儿啼，金兵逢人就杀，好不可怜。有诗单说离乱人民遭这场大劫没处逃这条性命，多少佳人才子、图书宝玩，死的死，烧的烧，把个文明世界一时草昧起来，不免有陵谷变迁之感，四诗为证：

故王宫殿夕阳多，田窦倾移势易过。

汉喜功名迷甲第，唐遗词赋吊山河。

花明绣岭疑苔珮，鸟唤邙原送薤歌。

常叹袁晁冤险似，郭门东市路如何。

这一首诗单说宋朝因这党人起祸，专以门户修复嫌怨，致令今日国破家亡，自家身命不保。

椒房紫禁帝王宫，楚炬焦烟夜火青。
太庙金环争出市，玄堂玉碗永辞陵。
障泥乱割芙蓉锦，缀甲群分珠翠屏。
不信果愿容走马，秦庭汉阙昔曾经。

这首诗单说金兵进了汴梁，把宋家陵寝发掘了。原有宋太祖传至徽宗的九庙神主，虽然孟太后移去江南，那九庙不忍毁废，春秋随旧设祭。今被金兵焚尽，把太庙黄绫锦帐，都割做马上障泥，珠翠围屏，分了钉成衣甲。

广陵洛浦蕊珠仙，沉水薰香伴茗煎。
画里明妃啼马角，笳中蔡女润狼烟。
风飘蝶舞浑无梦，水泛桃花不记年。
青鸟已归瑶浦冷，林深月黑叫鸱鸢。

这一首诗单说金兵一入汴京，把这良家妇女，有名娼妓，凡系美貌少年，一概收入大营，那绝色的献与兀朮，富贵之家叫他倾家取贖，如没人贖的，或嫁在娼门，或配与兵士。那些佳人不知死了多少：

周篆秦螭古玉光，烂然文彩裹缥緜。
琴鸣鲁壁经仍化，虹隐丰城剑亦亡。
劫火再经重入土，物缘将尽自为殃。
兰亭旧本人间失，何处风雷护秘藏。

这一首诗单表汴京既破，数朝典籍法器、图书古画、商彝周鼎、宝剑名琴，俱被焚烧一空。不止人物遭劫，就是古来相传的宝玩，也是有个定数要毁灭的。这粘没喝兵到汴梁，那留守的杜充和开封府尹偃是一起新人，从何抵挡？只得开门出降。进得城来，那城内外已杀死人民无数。刘豫进得官来，那有皇都气象！高宗去后，孟太后领宫人宦官，

将宫中宝器久已空虚。只有些粗重不堪的龙床御座虚虚陈设，还有几个所老内监不能南去，在宫中住着两间破殿，艮岳花石久被军兵拆净，各样奇花名树取来烧火。真是金妆玉钉琉璃殿，化作野火寒萤瓦砾场。刘豫一面使人修整不题。唐人有诗：

梁园日暮乱飞鸦，极目萧条三两家。

庭树不知人去尽，春来还发旧时花。

刘豫出榜安民，重修宫殿，再整城池，把那投降各官照旧留用。粘没喝留下三万金兵，使大将军粘罕镇守城池，辅刘豫坐了河南。这刘豫接了金主旨意。也就弄了一顶交天两叉的金帽子往前歪戴着，穿上一件秃尾龙的草兽四爪的蟒袍，系上条金镶玉玲盘胸宝带，绿斜皮锦沿边的麂皮战靴。京城还有杀不尽的毛实，装成内监，造了半朝的銮驾，择日设朝登殿。本京文武各官也聚集了五七百人，都为朝贺他。也是他该有此不义的富贵。正是：台上扮成花面净，人间不识草头王。俗说一日为君。胜似一世为民，不知他应在那些紫薇星。金人巧于愚弄汉人，其妙如此。那刘豫也只说我命中定有些帝王的福分，那知是戏箱里唱曲的，扮出那周氏辱齐的愍王来，这个帽儿可是戴得常的！后来把妻子女儿都奉承了金人，还把本蕃杀讫，真可一笑！刘豫一面招抚百姓，安顿军马。粘没喝自领人马，会同兀朮南征，不题。那宋朝君臣哪一个敢来问一声呢！

只为君弱臣邪，忠佞不分迷国政。

因此民逃地削，乾坤一半属金朝。

且听下回分解。

广慧品 第三十五回

清河县李铭传信 齐王府银姐逢时

《汴京》诗：

幽蓟烟尘入九重，贵妃汤殿罢歌钟。
中宵扈从无全仗，大驾苍黄发六龙。
妆匣尚留金翡翠，暖池犹浸玉芙蓉。
荆榛一闭朝阳路，唯有悲风吹晚松。

单表富贵无常，沧桑多变。麋鹿苏台，尚作馆娃之梦；杜鹃蜀道，空闻望帝之呼。虎头健儿，化为鸡皮老翁；邯鄲才人，嫁作厮养卒妇。况复改朝换代，剩水残山。魏国江山，半是衰草夕阳；汉家宫阙，但见荒烟流水。前八句诗是南宋赵子昂所作。此人姓赵，名颢，字子昂，本系宋朝宗派，因南宋为元所灭，不堪流落，仕元为学士，伤故宫离黍，又有一诗：

露下碧梧秋满天，砧声不断思绵绵。
北来风俗犹存古，南渡衣冠不及前。
苜蓿总肥宛骥粟，琵琶曾没汉婵娟。
人生俯仰成今古，何待他年始惘然。

前后二诗总言汴京大乱二十余年，自金人掳二帝北去，高宗渡江以后，中原沦没，河北流移，军民无一日之

安。或是朝属宋朝，暮又属了金国。村落绝烟火，一望千里尽是蓬蒿。家家枵腹，处处反叛。不是征兵，就是加饷，不消说，那些大家久已逃亡。可怜在北方无可常住之地。在南方也非久乐之乡。渐渐金兵南侵，宋朝微弱，上下偷安。宗元帅收拾的汴京残局，一朝尽失。金朝立刘豫为王，日日整练兵马南侵。这汴梁为东汉以来五代宋朝历代建都之地，所存的百姓不过十分之二。随是甚么大家，这几年俱已空虚流移去了。只有这些行户娼妓人家，随地杨花乱滚，不知天下大乱。况且东京风俗淫奢，乱一番安顿一番，也有被兵火劫掠的，也有通些线索和金兵往来，反得些白财的。因此妓女们这一行人，到还有些气色。这刘豫奉着金主之命，做了河南齐王，原有一位夫人生得美貌，被金兵先抢去了。就有这些臭烂的毛实和那趋时的兵将，劝他册立五妃，选取官女，也要三宫六院。恨不得把那汴梁旧宫，一时间充满，做金兀朮的行宫。一面出榜：凡良家女子十六以上，俱要赴开封府报名；娼妓三十以下，俱要赴宫中亲选。这汴梁人民唬得手足无措，按下不题。

且说清河县构栏里，李铭、吴惠原是有名的乐户。因李娇儿在鞦韆营里做了夫人。时常想着吴银儿一个好性儿。还是当年一个美人，如何教她流落了！使李铭传信，上清河县叫吴惠上东京来往。如今汴梁宫殿，做了四太子的行宫，凡系北方大都督们，俱有私宅在东京，安顿家眷。把旧日王侯国戚的大宅花园入了宫，依旧修得整整齐齐，朱门绿户，好不齐整。叫吴惠上京，好歹带携他个出身的去处。那吴惠在清河县里遇了大乱，连他妹子吴银儿也不敢接客，怕金兵掳去连性命都不保的，藏在乡村里，和賁四

老婆一搭里住着，连年来极穷。也是合该发迹，吴惠因上城来买菜，那一时，山东六府已尽属金朝，听刘豫的号令，各处安了官，金兵时常到清河县养马。这吴惠才进城来，被一个番兵拿去喂马。一条绳子拴起来，不容分说，叫他挑了弓箭枪刀、随身行李，弄了一担，大刀背打着，在马头前飞跑。吴惠哪里敢分辩，只得随行，到了察院官厅门首，方才放下行李。又叫他抬马槽、煮马料。忙到二更天气，吴惠又没碗饭吃，哪里寻法逃走！正在切马草，只见一个兵进来问道：“你这蛮子是哪里人？姓甚么？”吴惠答道：“小人姓吴，本县人，在城东村里住。因上城来遇见老爷们，如今行李已挑了来，马草俱已切完。望老爷放回小人去罢！家里有八十岁的娘，要不回去，饿也饿死了！”说毕，跪在地下放声大哭。那兵道：“你叫甚么名字？”吴惠答道：“小人叫做吴惠。”那兵笑道：“你可是吴银姐的哥哥么？正没处找你哩！遇得正好。如今东京鞞将爷营里李舅爷寄个字儿与你，你可是他不是他？”吴惠惊疑不定，待说出真名来，又怕是金兵着落他名下是要追出他家妹子来，不是耍处，待不说出来，又见说话有些来历，万一有件好事，透出财星来。不肯招认，反打开财神，岂不是当面错过。寻思一会，才答应道：“小人的哥哥就是吴惠。”那兵道：“既是你哥哥，这里有封书，你捎去罢。”吴惠问道：“这李舅爷是哪里人？怎么认得小人？”这兵道：“他是你清河县人，前次破城时，有鞞老爷帐下收用的李奶奶的侄儿，叫做李铭。如今我家老爷待他极好，现吃着旗下一个守备的俸粮。还有一个妹子李桂姐，也做了夫人。老爷爱他一家，时常叫进李舅爷去炕上，一桌儿吃饭，好不敬重，说一听十，满营里人谁

不尊他！”这吴惠听了半日，才知是旧日构栏里一同当小优的李铭号李日新，知他得了地，我早该去投他，谁知他倒不忘旧情，捎信与我。今日这个机会，定然有个好光景。

说不及话，这兵早去他腰里取出个皮合包来，一张油纸封着一个小护封红帖儿，钤着红图章，拆开一看，俱是几行大字，就有个官宦的气象。上写：

久别仁兄，不觉数载。常念同声一气，各守门户，乐有十分，今忘其八矣！不料乱中家姑舍妹得遇大将军翰老爷，收为侧室。弟叨光武职，暂寓汴京大街旧杨尚书宅中，如兄肯同银姐入京，自有际遇。有些资本，何忧穷乏！今托营兵粘木寄信，临书拭目望之。字寄祥字吴老贤兄下体。 眷弟李铭顿首

吴惠原因学曲略识些字，见他来书端整，打着两个图章：一个是李铭之印，一个是别号日新，俱有核桃大字，便知是有了官腔，喜个不了。忙放在袖里，问这兵道：“李爷如今甚么官职？”那兵道：“老爷看他一眼，本上带个名字，不怕不做大官的地位。现如今吃着守备俸，十数匹马跟随着，好小体面哩！”吴惠点了点头道：“他叫我去投他，哪有这些盘费？”那兵道：“能用多少盘费！俺这营里摆拨的闲马，不住的直摆到东京，到了河上又有哨船，六把桨，昼夜三四百里。你如肯去，要马马上去，要船船上去。李爷托我捎信来，知是他亲戚，谁敢不送！”忙叫一喂马的人来，取出一壶酒，一大块牛肉，与吴惠吃。“叫他若去时，到我这里来，管帮扶你。”吴惠吃了酒肉，满心欢喜，辞了金兵，走到家中，将书与银姐看了。大家说李日新不忘旧情，打上京去，好一似梅花香冷全无信，柳叶春生又有情。即